

〔日〕大泽在昌 著

曹逸冰 译

炎蛹

ほのおさなぎ

新宿鮫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炎蛹

ほのおさなぎ 新宿鮫 Ⅴ

〔日〕大泽在昌

曹逸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宿鲛. 5, 炎蛹 / (日) 大泽在昌著; 曹逸冰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11
ISBN 978-7-5502-2391-2

I. ①新… II. ①大…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3879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3-8142

HONOO SANAGI — SHINJUKU ZAME V by OSAWA Arimasa

Copyright ©1995 OSAWA Arimas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bunsha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简体字版由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新宿鲛 V. 炎蛹

作者: [日] 大泽在昌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孙志文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9千字 635毫米×965毫米 1/16 15.5印张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2391-2

定价: 32.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环状七号线还没堵起来，两个小时后天才会亮。在路上飞驰的不是出租车，就是大卡车。

鲛岛跟踪的车是辆轻型货车，和他的宝马之间隔着另一辆车。

三十分钟前，两个人在大久保二丁目的公寓前上了车。今晚特别冷，开进足立区后还能看见两旁的地面上降了白霜，微微反射着车前灯的光亮。

两个多月前，新年伊始，新宿署与警视厅保安课对歌舞伎町及大久保站周边的妓女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东京入国管理局也参与其中。根据《出入国管理法》《难民认定法》及《防止卖淫法》等法律，警方共抓获十多名外国妓女。

她们大多住在百人町或大久保等地的公寓，走路或骑自行车“上班”。搜查公寓时，鲛岛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巧合。

警方原本希望在公寓里“顺道”缴获些可卡因、大麻、手枪之类的东西，不料她们手上并没有多少毒品。

从几个妓女房中搜出了大麻、印度大麻和假电话卡，但那并不是她们本人的，而是拉皮条的男人放在她们家的。那些男人见手上的女人被抓，自然销声匿迹，绝不会回公寓来。他们大多不是日本人，而是从中美洲、中东、东南亚等地远道而来，无论男女，都能在日本其他地方找到可以投靠的亲戚朋友，真出了事，他们完全可以去远离新宿的地方躲个一年半载。

鲛岛发现的巧合是她们家里都有电器产品，包括录音机、随身听、音响、小冰箱，等等。

外国来的妓女一开始都要在地方小城的酒吧卖淫，受到严格的管理，等有了一定的“资历”，再来到东京街头为娼。

刚到东京时，她们大多投靠老乡或朋友的朋友——这些人已在新宿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借宿的过程中，她们会逐渐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在地方小城卖淫时，她们过的是“住宿生活”，没必要自己买家当。

那些签证过期、被强制遣返以及赚够了钱回国的朋友会把自己用过的二手家电留给新来的人，其中不乏“代代相传”的电视机、冰箱等，相当破旧。

但鲛岛在好几个妓女家中发现了崭新的录音机和小冰箱，而且她们用的都是同样型号的产品。

共同点不止一个。电器的主人——妓女们的旅游签证还没过期，这说明她们才来日本没多久。

相同的电器产品足有十几台，这可是怪事一桩。鲛岛调查后发现，这些录音机和冰箱与其他牌子的同类产品价钱差不多，附近的电器商店或折扣店也没有搞过促销。

她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又是从哪里买来的这些产品？妓女们回答，是通过一个伊朗人买的。

那个伊朗人名叫“乔”——一听就是假名。

不久，警方查到去年秋叶原有一家大型电器店的仓库被盗，而这些电器产品与仓库的库存完全一致。

鲛岛开始秘密调查此事。

结果显示，有个赃物销售组织在背后牵线，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销售电器。

这个组织的销售策略非常巧妙，而且和妓女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来到东京后，“前辈”们会告诉这些外国妓女：如果需要买电器，就去找伊朗人“乔”。她们平时会去拉丁迪厅或深夜餐厅放松放松，而“乔”也会出没在这些地方。

“乔”会先确认这些新妓女的身份，然后带她们去大久保二丁目的一间公寓。那里摆满了各种家电，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音响、电话，应有尽有，还有家具，颇有些“展厅”的感觉。妓女们可以分期付款购买她们需要的东西，连首付都不需要。

这种分期付款不是按月付的，而是三天或五天付一次。价钱比普通折扣店还要便宜一两成，妓女们也买得起，一两个月就能把款付清了。

没有天大的原因，绝不能拖欠货款，除非生病或是被逮捕，否则“乔”是不会宽限的。可以用“身体”付钱，但仅限一次，而且还有金额的限制。如果带着货逃跑，不付钱，就会有严酷的制裁等待着你。听说以前有个哥伦比亚妓女带着东西跑到了九州的温泉街，结果被抓了回来，被十个人轮奸之后，又丢了半个耳朵。

“乔”好像只卖电器。他不会直接从“展厅”提货，而是在客人下订单几小时后，直接把东西送到客人家里。

鲛岛认为，除了那个“展厅”，“乔”手上肯定还有仓库。“展厅”里的货物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型号与“库存”相同，即使警方入室调查，也找不到他们犯罪的证据。大量赃物存放在仓库中，“乔”要先去仓库提货，再送货上门。

前方的货车上有两位“乔”，都是伊朗人。鲛岛知道其中一人的真名叫阿布·阿吉。他曾因持有大量假电话卡被捕。阿吉坐在副驾驶座。

他们上头肯定有人。没有四五个人，就无法维持“展厅”和仓库的运转，这也意味着这个组织拥有一定的资金实力。除了电器，这个组织应该还做其他生意。当然，其他货物不可能和电器放在同一个仓库里，但只要查到仓库的位置，再查出是谁租的仓库，就能多多少少查清这个组织的底细。

昨天早晨，“乔”们在家庭餐馆和一个哥伦比亚女人见过面，还带她去了“展厅”，因此，他们一定会前往仓库提货。

长达两个月的秘密侦查，总算将鲛岛带去了猎物的老巢。这个

盗窃组织真是由伊朗人组成的吗？还是说另有靠山为他们提供资金援助？

六年前鲛岛刚到新宿署防犯课（现已更名为“生活安全课”）时，新宿的外国罪犯们还是一盘散沙，如今已日渐组织化，且资金来源的分化也越发明显——销售大麻、可卡因、LSD、印度大麻、枪支等不法商品；管理妓女；开设面向妓女的赌场；“乔”这类疑似洗钱的盗窃与销赃……盗窃组织的援助资金极有可能是通过其他犯罪行为得来的。

犯罪的组织化——这种“进化”，在新宿这类地区可谓理所当然。单独犯案的危险性高，利润率也低，毕竟新宿除了警察，还有日本黑帮和其他外国黑帮，失窃了也没法报警的赃物成了众矢之的。一旦形成犯罪组织，危险性就会降低，而且通过互相帮助还能拓展生意的范围。

但在收入源没有明确分化的领域，组织与组织之间便会产生对立。有些人国籍相同，只是家乡不同而已，却也因此闹得不可开交。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及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亚洲地区的组织；伊朗、巴基斯坦等中东及南亚组织；哥伦比亚、秘鲁等中南美洲组织……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人组成大小不一的组织，在新宿悄然生息。

这些组织不一定是犯罪组织，毕竟他们来自外国，语言、习惯与风俗不同于日本，劳动条件也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选择“抱团”保护自己。日本人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但与身在外国的日本人不同的是，在日本的外国人赚钱手段可谓“打着擦边球”，离犯罪咫尺之遥。如果你想从事建筑工地的体力劳动，那你所仰赖的工作介绍人无一例外都是暴力团员。而女人通过旅游签证来日本之后，当然可以去夜总会跳舞或陪酒，但有一种钱赚起来更轻松、更快，那就是卖淫。

鲛岛深知，在新宿以卖淫为生的外国女性在老家大多过着与犯罪无缘的生活。

卖淫的确犯法，但没有男人买，这种犯罪就无法成立。不少日本

男人被抓之后总会如此狡辩：“女人摆在我面前，我能不上吗？”

错了。正因为有男人买，才会有女人卖。

一夜之间，这些女人就能赚到她们在老家想也不敢想的高额报酬。而更让鲛岛担心的，则是依靠这些女人生活的男人。

只要女人在，男人就不愁吃穿，但只要这些男人稍微有点儿脑筋，就不会安于“情夫”性质的生活。

首先，他们会组织起“自卫团”来保护女人。这类组织逐渐发展，渐渐开始保护起刚来日本的老乡，并成为组织成员交换信息的所在。然而，组织要发展，总离不开收入。

组织要获得收入，光靠做正当生意是不够的，况且还有资金方面的问题。于是有人告诉他们，有些东西在他们国家能轻易搞到，价钱又便宜，但在日本是违禁品，能卖个好价钱——没错，他们就是日本黑帮。

但外国组织不会永远唯日本黑帮之命是从。

他们也想跟日本黑帮一样，开高级轿车，去高级俱乐部花天酒地，左拥右抱，挥金如土——这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他们的组织实力总也比不上日本黑帮——首先，人数就是个大问题。

不过，他们有日本黑帮所没有的优势。

那就是：他们没必要永远住在日本。这些男人本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才背井离乡来到日本的。他们梦想着在日本赚上一笔钱，有朝一日能衣锦还乡。即便染指违法生意，这个梦想也不会有所改变。

日本人在国内犯下重罪，再远走高飞逃到国外的成功案例少之又少，这是因为日本警方会迅速联系外国的司法机构，而且日本人也不愿在外国过偷偷摸摸的潜伏生活。

“犯了案，与其逃到外国一辈子躲躲藏藏，还不如一咬牙一跺脚，老老实实去监狱里蹲两年呢。”

——日本罪犯大多有如此考量。逃亡、反抗警官反而会拉长刑期，所以日本罪犯极少这么做。

但外国罪犯则不然。逃啊逃，只要逃得够远，兴许就能回国过上成功人士般的生活。即使回不了老家，也能逃到别的国家去，反正是外国，哪儿都一样。

日本人在外国犯了罪也会产生同样的想法——只要在东窗事发前逃回日本，就没人知道了。

日本警察见惯了束手就擒的日本职业罪犯，碰上这类破罐子破摔的外国犯人自然不知所措。

“逃也就罢了，他居然冲着我来！吓死我了！”

近年来，追捕过外国罪犯的一线警官多多少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倒不是说日本罪犯比较老实，外国罪犯太猖狂，只是两者所处的环境不同罢了。

更要命的是外国犯罪组织之间的火拼。为了守住赖以生存的地盘，双方都是拼了命的。与黑帮火拼不同，这类犯罪组织不存在互给面子、让第三者介入的余地，战争一旦爆发，就是你死我亡，战况极其惨烈。

“乔”们的车开过荒川，穿过足立区，进入了埼玉县八潮市。他们并没有走更快、更空的首都高速公路，不知是不熟悉路况，还是故意为之。

进入八潮市后，轻型货车沿着首都高速公路驶入农田与居民区混杂的地方，不久，它跨过旧江户川，进入三乡市。

他们究竟要去哪儿？下环七后，路上的车少多了。鲛岛心想，再这么下去，即使保持较远的距离也很难开着车头灯跟踪，因为那样太容易暴露了。

开到埼玉与千叶的边界，即流山市与三乡市的分界线，他们终于把车停在了江户川边的县道。

县道沿线的加油站、小吃店和二手车中心都是一片漆黑，寂静无人。

二手车中心大门紧锁，后方有两栋水泥仓库并排而建，两个仓库的入口都拉着卷帘门，周围则是被白霜覆盖的农田。现在正好是

休耕时期，黑土上并无绿色。轻型货车沿着弯曲的狭窄农道，把车停在仓库门口。

鲛岛一惊，赶忙把宝马开到前方的加油站。那加油站也是关着的。他关了车灯和引擎，拿着望远镜下了车。

仓库周围没有照明灯，但二手车中心的展示区亮着长明灯，因此，仓库门口能照到些微弱的灯光。

鲛岛跨过二手车中心入口处的锁链，压低身子，在一辆又一辆二手车的缝隙间穿行。

展示区深处有一辆四驱车，鲛岛藏在那辆车后，身子紧贴车身，观察着仓库方向的动静。气温接近冰点，呼出的气都冻成了白色。四驱车的车体透过皮夹克，渐渐夺走鲛岛的体温。

负责驾驶的“乔”蹲在卷帘门前，把钥匙插进锁眼。他留着小胡子，身着长款皮大衣。而阿吉则把双手插在短夹克的口袋里，站在车边望风，还不时原地踏步。

“乔”拉起卷帘门。咔嚓咔嚓……卷帘门被拉起了两米。

阿吉钻进车里。“乔”刚进仓库，货车就倒进了卷帘门里。

仓库的门不大，但很深，有一百平方米左右。

货车倒车时，车头灯扫到了鲛岛的眼睛，鲛岛赶忙躲进四驱车的阴影中。

突然，斜后方传来轮胎发出的巨响。

两辆车在县道掉了个头，径直朝这边驶来。

紧张让鲛岛忘却了寒冷。难道还有别人望风？难道此处有人把守？此次他是暗中调查，只带了特殊警棍，别无其他武器。

一辆是卡其色的面包车，另一辆是旧款Skyline，两辆车沿着二手车中心旁边的狭窄农道开向仓库。车灯险些打在鲛岛身上，逼得他只能躲去另一辆车背后。

伴随着刹车的巨响，两辆车停在开着的卷帘门前。

出大事了。鲛岛看了看手表——凌晨4点20分。

2

他咬紧牙关，忍耐着钻进车里的寒气，没有发动引擎。这点苦，跟那时的屈辱与愤怒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怎么这么蠢？！还有那两个该死的女人。愤怒让他险些失去自我，但他现在冷静多了。他敢挺起胸膛说，他没有大错。问题是该听他说这话的人并不在眼前。

他只是太倒霉了，但她们是不会听这种借口的——那老太婆，还有那歇斯底里的傲慢女人。

问题是，导致这一事态的罪魁祸首肯定不知悔改，还在做那该死的生意。

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只记得声音很活泼，High得有些夸张。

那天晚上，他有些紧张。他不觉得做了什么亏心事，但总归不太放心，于是他只能反复地自我暗示——不会暴露的，不会暴露的——还喝了啤酒。

真不该喝酒的。他的酒量一直不好，要是喝得烂醉如泥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醉意壮了胆。

那活泼的声音让他产生了兴趣，他顾不上冲澡，便要了她。

他咬紧牙关。

一定要让她道歉，要让她跪在地上道歉——光这样还不够。

霓虹闪烁的小路上没有人影。方才他下车走了走，看见个恶心的娘娘腔站在前方的建筑物门口，吓得他只能钻回车里。

只要等在这儿，那婊子就一定会来。他还记得那霓虹灯上写着“威斯坦”三个字，是那婊子带他进去的。这就是那婊子“上班”的地方，只要等在这儿就行，她一定会出来的。

他把头靠在车窗上，眯起眼睛——有点儿困。也难怪啊，他今早5点就出门了，离开了那间寒冷的公寓——一个连“家”都称不上的地方。

要是孩子就好了。有了孩子，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但没有孩子不能怪我，都怪那歇斯底里的婊子。

以后也生不出孩子了——医生说毛病能治好，可他并不相信。

他一直是老实人，一直是。

紧闭双眼，新的怒火又涌了上来。

好好吓唬吓唬她，让她跪地求饶，否则决不罢休。

他无数次想象那一幕。

那张涂着血红色口红的嘴，仿佛整张脸都成了嘴巴一样。真想看到那张脸露出恐惧与后悔的表情啊！

仔细想想，那婊子分明是在耍我。别看她满脸傻笑，心底里定是瞧不起我，定是觉得我活该。她明知道那样会让我……

没错，一定是这样！那女人就是毒瘤，淌着脓水的毒瘤。

不知何处传来铃声。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

他睁开眼睛。铃声是现实生活中传来的，更重要的是，二十米开外出现了个金色的脑袋。

是她！染金发的！

他扭动身子，下了车。后方传来喊声，铃声也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可这些都与他无关。

眼看着背对着他的金发女子越走越远，他赶忙快步接近。

“喂！”他大声喊道。

金发女子没有回头。她穿着廉价的皮草大衣，背着金色锁链包包。

“珊迪！”他怒吼着。

金发女子停下脚步。她正好站在暗处。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吧？混账！”

她回头了，五官看不分明，但血红色的嘴唇很是清楚，外套下是一件薄薄的上衣，白皙的胸口映入眼帘。

红唇动了动，吐出几个他听不懂的词。

“说什么呢？！说日语！说日语！我听不懂！混账！”他喊道。声音很响，可他不在乎。

女子转过身去，拔腿要跑。他赶忙追上。

“混账！给我道歉！”

他抓住她的衣角猛拉。女子摇摇晃晃，细跟鞋点地几下后，便一屁股坐在地上。

“……”

他听不懂女子说的话，但能听出那是骂人话。他掏出插在腰间的一字螺丝刀，顶着女子的上衣领口——那是他用来威胁女子道歉的。女子倒吸了一口冷气。

“给我道歉！混账！都怪你，害得我被赶出家门！都怪你这身脏病！”

女子眨眨眼。

下一秒，她大声呼喊，还吐了口唾沫。唾沫星子飞进了他的眼睛。

“蠢货！”

他赶忙擦了擦眼。眼睛要瞎了！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智。

“混账！”

他将螺丝刀刺向女子的喉咙。女子不再叫唤。

“混账！混账！混账！”

鲜血喷涌而出。他赶忙后退。这时，被他挡住的霓虹灯光终于照到了女子的脸。

认错人了。

她的确染着金发，的确身材高大，的确涂着口红，可她不是“她”。

她的喉咙发出响声，拼命地喘气，嘴唇微微颤抖，瞪大双眼，相较之下，那蓝色的瞳孔仿佛小点一样。

他连连后退。这时，前方传来男子的喊声，喊的还是外语。肯

定是这女人喊来的同伴。

他转身朝车子跑去。

突然，远处的建筑物里冲出一个男人喊道：“着火啦！”

他忽然发现，车子与他之间站着个女人，长发，白脸。她究竟从哪儿冒出来的？她是谁？

他推开那女人，冲进车里。

“快打119！打119啊！”

头顶传来其他女人的喊声。

发动引擎，透过风挡玻璃往上一看。哪儿着火了？看不出来。

他推开的那个女人呢？

不见了。脚踩油门，打开车灯。

突然看见那坐在地上的金发女子，他倒吸一口冷气，把车灯灭了，朝小路的入口打方向盘。轮胎冲上了缘石，车体剧烈摇晃。

他立刻发现了另一条路，再打方向盘——眼前出现一辆空出租车，赶忙刹车——差点撞在那出租车侧面。

他焦急地等待出租车慢悠悠地开过——真想按喇叭。可他不能按。

待出租车的后部消失在小道路口，他再次脚踩油门。这次开得比较慢。

他很快开到了明亮的大马路上，路上灯火通明，但行人很少。

他松了口气，汗水沿着脸颊滑落。

没问题，到这儿就没问题了。交通灯变绿了，右转。

开了一会儿，传来了警车的响声。

太好了，那人不是珊迪，眼睛不会瞎了。

他戴着手套，用手背擦了擦汗。

3

面包车的车门被拉开，几个手持球棍的男人蜂拥而出。鲛岛回头望了眼他的宝马。

在晶的再三要求下，他总算买了部移动电话放在车里。从面包车里出来的男人不是伊朗人——这是其他组织发动的袭击，是冲着仓库里的赃物来的。

喊声传来，像是汉语。Skyline里出来一个年轻男子，手持带穗短刀。两辆车里总共七个人。

仓库里的人正要关门，却被这些手持球棍的男人阻止了。而手持短刀的男子从缝隙中冲了进去，他的同伴也紧随其后。

仓库里响起怒骂与惨叫声。鲛岛飞奔着穿过展品，拉开宝马副驾驶座的车门，打开储物格，伸手拿出电话。电源都没开。

打开电源，确认能接收到电波后，鲛岛拨通了110。

砰！闷闷的枪声——有人持枪。

“110，请讲。”

接线员冷静的声音传来。

“我是新宿署生活安全课的鲛岛警部。204（伤人）及236（强盗）正在进行中，请立刻派人支援。”

“请告知您的位置。”

“地址不明，只知道在埼玉县三乡市与千叶县流山市交界处附近，县道二十一号沿线，有一家叫‘野田汽车’的二手车中心，

野外的野，田地的田。”

“我重复一遍。”

接线员将鲛岛的话重复了一遍。

“没错，嫌疑人持有枪支、刀具及球棍等武器，请支援人员配备相应装备。”

“持枪？！”接线员的声音很是激动，“收到！这就通报相关部门。”

鲛岛把电话塞进外套。他没挂电话。即使挂了，只要通信指令本部不挂，电话就是通的。

鲛岛咬紧下唇。秘密侦查进行到关键时刻，居然出了这种事，搞不好“乔”跟阿吉都会一命呜呼。可他要是冒冒失失地冲进去，定是免不了挂彩。

然而，鲛岛还是拔出特殊警棍，回到了二手车中心，一路小跑到四驱车背后，记下面包车和Skyline的车牌号。

仓库里的人还在叫嚷。又是一记枪声。见状，鲛岛判断开枪的应该是袭击者。他们不仅有枪，人数又占优势——七对二——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占领仓库了。

怒骂声与枪声交错，惨叫声传来。有人中枪了。下一秒则是巨大的响声和呻吟——以及呼喊。

接着是一声命令，大家立刻安静了。

不一会儿，一个东洋人^①从卷帘门的缝隙钻出仓库，环视四周。鲛岛躲在四驱车的阴影中，在心中默念：二十七八岁，身高一米七，黑裤黑皮衣——万一支援没能及时赶到，还能留下点儿线索。

卷帘门与地面的距离原本只有五十厘米，但被他又抬高了五十厘米。查看情况的男子对里头的人喊了些什么。

① 在现在的汉语中，东洋人，东瀛人，指的就是日本人。但在日本人看来，东洋人指的是包括中国、韩国、朝鲜等东亚国家在内的东亚人。这和日本人的文化观念有关。在他们看来，东洋，主要是区别西洋和南洋而言，西洋人就是欧美、非洲国家的黑人和白人，南洋人特指生活在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人。

先出来的是两个东洋人，他们架着个浑身无力的同伴，那人好像中了枪，大腿鲜血直流。两人将受了伤的同伴搬到面包车的后车座，之后出来的男人则扛着纸板箱。

负责指挥的是刚才出来查看情况的年轻男子，就是那个手持带穗短刀的人。

一个又一个纸板箱被搬了出来，纸板箱侧面还印着家电生产商的商标。

纸板箱塞满半辆面包车时，警车的声音自远处传来。这帮人吓呆了。负责指挥的男子大喊一声，仓库里的人冲了出来，纷纷坐回车里。

先来了三辆警车，然后是四辆便衣警车。鲛岛发现，那是机动搜查队的车。

七辆车在二手车中心门口停下时。鲛岛站起身，吹响警笛。

“在这儿！”

Skyline与面包车打开车灯。Skyline飞速倒车。

“挡住这条路！”

刚下车的制服警官只得再坐回车里，挡住了通往县道的农道出口。Skyline在倒车时撞到了警车。

面包车突然停在农道中间，男人们猛地打开车门，跳进农田。不一会儿，Skyline便被手持手枪的警官们团团围住。

鲛岛翻过二手车中心的矮墙，一路飞奔。机动搜查队的刑警们在农田中奔跑。

一个身着POLO衫、皮背心的年轻男子朝鲛岛跑来，右手还拿着球棍，口中大喊着什么。

鲛岛一个滚地，好不容易避开了球棍的攻击。左后方传来两声枪响，那是警官的警告。鲛岛伸出腿，把男子绊倒了。男子正要起身，迎面吃了鲛岛一棍。咔嚓，男子应声惨叫。

鲛岛站起身。两名制服警官在二手车中心的展区飞奔。警车越来越多，又来了十辆，全都停在中心门口。怒骂声、喊声与警笛声交错。